

續古文辭類纂

冊三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下編之七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初任江

西嶺北道告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至工部尚書諡文正從祀孔廟有湯子遺書

吳郡山水之佳爲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

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

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

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

澗石松桂之間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

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

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

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茗嘯歌

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

得也鈍翁應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

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爲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游。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爲宗。閒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旣心儀其爲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閒。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爲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爲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曰：「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緣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緜。儉有餐錢。相循爲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

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爲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顗。胡交修。李正民。以集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

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朱竹垞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勒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并製詩褒美焉誕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隅之弗靖權畫地

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茲海澨永清界
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
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
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
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
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
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
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
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
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
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
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

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僮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黼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糧。絳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飭。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鷄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於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至尊注意。

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旣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

珍傲宋版印
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捐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甃也。短垣以繚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弼諧盛際。

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勲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圯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冰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

而不去。彝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汙汙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膏澤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

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採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箎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

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
汜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
然則舍人疇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
齋固不待假而有也。予以舍人爲知道。得莊生齊
物之趣

胡稚威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
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
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
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
北魏永豐舊渠。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郃瑕。又西南
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
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
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
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

瘡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洊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郵以輸河涸三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閼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洊衝遲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駿撼郭邑因颺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蹕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泣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寧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卻蓄底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計洊與遲渠左右夫家其田漑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

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
畚乃鑿。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
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
傑傑。式砥式遏。而邱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
異時。涑橫擣入里。爲巨浸。狂溜勇淘。地益底深。岸高
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
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
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
吏以時衛。於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
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饘。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穉。復於
田耕塗。懽里歌。忘其恐。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
渠所。勞其人。勿忘。日夕旣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今
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
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旣廢而治興焉之。

謂復修其圯壤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
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
慮康享斯民視遲萬徹所爲尤有尚思揚其光嘉昭
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
母墮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
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
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
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
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
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
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
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

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